

美国汉学家顾立雅教授

〔美〕钱存训

在一九三〇年以前，美国虽有少数大学开设有关中国的课程，但大都效法欧洲学术传统，聊备一格；而主要教授如果不是来自欧洲，便是曾在中国居留通晓中国语文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作了高深研究而有特殊成就的美国学者，实自三十年代才开始。当时，由于美国学术团体的提倡和基金会的支助，美国学者开始前往中国留学访问，从事专业的学术研究。他们回国后在各大学或学术机构从事教学、研究和著述，并培养第二代和以后的青年汉学家，对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顾立雅（Herrlee G. Creel, 1905—1994）教授便是其中之一，他是美国学术界最早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作精深研究的一位启蒙大师，也是西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权威汉学家。

学历与经历

顾先生于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九日出生在芝加哥，中学毕业后即任新闻记者，对于写作有特殊的天才和历练。他曾先后就读美国中部两所大学，继转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哲学和宗教史，先后取得学士（一九二六年）、硕士（一九二七年）和博士（一九二九年）学位。在校时因对孔子学说发生兴趣，曾从一位中国同学学习中文，并以中国思想为题写作博士论文。毕业后由德籍汉学家劳福（Berthold Laufer）博士推荐，获得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

的奖学金，于一九三〇至三二年入哈佛大学进修，从梅光迪学习中文，开始研读中国古籍。一九三二至三五年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助到中国留学，从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刘节研究中国古文字学、甲骨文及金文，并曾数次赴安阳参观殷墟考古发掘，结交甲骨学者董作宾和其他古史专家。自此搜集文献和实物，开始以考古资料诠释中国古代史，写作专书并在中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顾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回美，受聘芝加哥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及历史系讲师，开设中国语文、哲学及历史等课程。一九三七年升任助教授，一九四〇年任副教授，一九四九年任正教授。其间并创设远东图书馆，于一九三九至四〇年再度访问中国，采购中文图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征调从军，任国防部陆军上校情报官，同时在芝加哥大学设立预备军官讲习班，教授中文口语，直至一九四五年大战胜利后再返原校任教。一九五四年至六二年，他任东方语言文学系及其后改组的远东语言及文化系主任，并兼任由各系合组的“远东研究委员会”（后改称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九六四年获授马丁·雷尔森杰出讲座教授荣衔，直至一九七三年退休。他先后在芝大服务三十七年，对开创中国及东亚研究和东亚图书馆有很大的贡献。

著述与研究

顾先生著作等身，曾出版专书八种、课本三册和发表论文数十篇，有中、日、法、意、西等语文译本。他对中国研究的兴趣，从写作博士论文《中国世界观的演进》开始。其后在中国留学期间，先后发表《原道字与彝字的哲学意义》、《商代铜器的制作与装饰之原始》《近年中国考古学之进展》及有关中国古文字学等论文多篇，可见其最早就勤于写作及研究的兴趣和趋向。

他的成名之作，当以《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一书开始。此书是他在中国留学期间所撰写，根据当时所见资

料，对商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作全面介绍，为最早在西方风行的一部中国古代史权威作品。这本书虽是学术性的著述，却是以通俗文笔写成，内容深入浅出，目的在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以增进西方人士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了解。为了写作此书，他对其中所引用的原始文献以及考古资料都曾详加考订，如甲骨文的引证、《诗经》《商颂》和《今文尚书》中若干篇章的阐释、夏代及史前的探索，以及对商代种族、地理、文化等问题的商讨，都收入他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第一集，为研究中国古代史各个专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顾先生的著述，从商周历史到先秦诸子都有独到的见解。先后出版的专著还有：《孔子：其人与神话》、《中国思想：从孔子到毛泽东》、《什么是道家？及其他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国政制的起源：西周王朝卷》和《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国政治哲学家》。他对申子的考释乃是他多年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副产品，书中不仅对这位少为人注意的法家之祖的政绩多加表扬，且广集佚文，逐字逐句加以英译并详细注释，成为他的研究最后之作。

教学与活动

此外，为了中国语文的教学，顾先生曾编制了一套《归纳法中文文言课本》，先后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三册，采用中国传统启蒙所读的《孝经》、《论语》、《孟子》三种经典著作，系统的将书中单字，以甲骨文、金文、说文、通行书体、读音、部首、英文译义，逐一加以解释，再分别举例，以示每字的用法，书后附有句法、练习、原文、书写顺序、单字和复词的拼音与英译索引。这是采用科学方法学习古汉语的一套实用课本，融合语文、思想及历史于一体，为西方各大学所普通采用。

当时芝大的中文教学从文言开始，注重阅读，由《孝经》启

蒙，两年内读完《论语》和《孟子》，就可掌握古籍常用字汇约三千，以后再选读《左传》、《史记》和其他古书（先秦古籍每种字汇均在一千至三千左右），即可利用古典资料从事专题研究并写作论文。

顾先生于教学、研究和行政工作以外，也参加一些校外的学术活动。他于一九五四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任期二年，并在一九五六年年会中以“何为道家？”为题作为会长致词，一九八〇年他曾参加台北召开的国际汉学会议，并宣读论文《道家的变型》，讨论老、庄、列子各书的内容及其影响。

自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美国对非西方语文的重视，使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研究的观念也产生了很显著的变化。如语文教学从文言到白话，研究对象从古代到现代，研究范围从人文到社会科学，课程水平也从研究院降到大学本科。为适应这一潮流，他曾邀请各大学负责人，召开一次研讨会，商讨大学本科是否应加授有关中国文化的课程，并将讨论经过和各方意见编印《通才教育与中国文化》一册，将这一意见，加以肯定。

当年，芝大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教学，大致分为古代、中古和近代三个阶段。除顾先生教授第一年汉语、古代史和思想史外，另有柯睿格（Edward A. Kracke, Jr., 1908—1976）教授担任第二年中文、中古史和政治制度等课程，他专攻宋史，著有《宋初文官制度》（一九五三年）、《宋代职官衔名英译》（一九五七年）等书，他也是“国际宋史研究计划”的创始人。另一位是邓嗣禹教授，讲授中国近代史和现代中文，编有《报刊中文》、《中文会话》、《高级中文会话》等课本作为教材。再有访问教授董作宾先生，开设中国考古学、金文及古文字学等课程。我于一九四七年秋间应顾先生之邀来芝大，整编图书馆十余年来积存的古籍。一九四九年起又兼任东方语文系教职，担任目录学和史学方法等课程，为博士生的必修科目。

我于工作之余，同时在校选课进修，也曾从顾教授作专题研究，以《战国策》版本传承问题写作论文（修正稿发表于《中国古籍导读》一书。同书亦收入顾先生的《申子》一文）；对《战国策》英译本中的误译亦曾加以评正（见《亚洲研究学报》第廿四卷，一九六五年）。其后以“印刷术发明前的中国书和铭文起源”为题写作博士论文（后改名《书于竹帛》，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增订本分别在香港、东京、北京及台北出版），也得到他的指导。他对论文中的选词、用字、修辞、译释和所引用文献的考订，都非常注意，仔细修改，一丝不苟。这对我以后写作的格调和治学的方法，都有很重要的启发。

纪念与追思

一九七五年，为庆祝他的七十寿辰，我和当时东亚系主任芮效卫（David T. Roy）教授曾共同邀请世界各国学者撰写有关先秦及汉代哲学、文学、历史、考古等专题论文十六篇，编成《古代中国论文集》一册，为他祝寿，以表扬他一生对中国文化教学、研究和培植人才所作出的贡献。

一九八六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在芝加哥召开年会，其间特别举行小组讨论会，为顾先生的《中国之诞生》一书出版五十周年表示庆祝，并研讨此书对国际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顾先生曾在会上发表演讲，题为《〈中国之诞生〉之诞生》，谓此书实为当年在中国时所作，以六个月时间完成。同年，芝加哥大学为纪念东亚系及东亚图书馆创立五十周年，特别举行庆祝晚会，由校长汉娜·格雷（Hanna Gray）致词，感谢他对东亚研究的提倡之功。

顾先生曾将他多年来收藏的商周铜器、骨器、蚌器、玉器、陶片和甲骨，全部捐赠芝大司马特美术馆。这些古物大部来自殷墟，是他当年自中国携回供教学之用，从未公开，故知者甚少。

芝大美术馆曾将这批藏品特别陈列，公开展览，照片收入特别编印的《礼仪与崇敬》展览图录中。另由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教授将他所藏甲骨四十三片释文发表在《中国图书文史论集》（台北，一九九一年；北京，一九九二年），因此顾先生的藏品得以公之于世。

顾先生自退休以后，仍从事著述，但体力日衰，不久双目失明，行动不便，终于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在寓所逝世，享年八十九岁。

《纽约时报》立即发出讣告，称誉他是国际汉学界的一位巨人，对他称道孔子为一革命家及民主导师，尤为推重。芝加哥大学于十一月三日举行追思会，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及顾先生的生前友好及学生二百余人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学勤所长亦到场致悼并撰文追思（见《美国顾立雅教授及其旧藏甲骨》一文，载《文物天地》一九九五年一月号）。我也曾上台致辞悼念，追忆四十多年前初抵芝城，和他会晤时的种种感想。

顾先生故世后，他的生前友好及学生曾募集基金，设置一纪念讲座。第一年由顾先生的得意门人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许倬云博士主讲，题为“重访古代中国”，对近年的考古发现重加阐释。芝大将在东亚语言文化系设立一永久性的讲座教授职位及在图书馆设置纪念基金，同时在校园植树，作为对他们夫妇的永久纪念。

作者工作单位：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

（本文责任编辑：权儒学）